

SHI JIE ZHU MING KE HUAN GUSHI
世界著名科幻故事



复活头颅

FU HUO DE TOU LU



晨光出版社



90176697

SHI JIE

世界著名科幻故事

NGUSHI

FU HUO DE TOU LU

复活的头颅



晨光出版社

目 录

异元世界.....	(1)
烈涅槃奇遇	(17)
密 探	(26)
猫城记	(35)
如鱼得水	(42)
复活的头颅	(49)

异元世界

阿明说在校园里看见了飞碟。阿明的同班好友阿实和景子不相信，他们说阿明吹牛。这样，他们三人商定，在当天夜晚校园里人迹皆无的时候，一同来这里集会。

当天晚上，恰好校园附近的神社开坛祭祀。他们约定以此为借口，欺骗双亲说，三人一起去神社敬神。

阿实离家的时候，弟弟阿正和妹妹良子扯住他，撒娇地说：“带我们一起去玩吧。”

虽然他非常喜欢弟弟和妹妹，但今晚不是去神社，又怎能领他们去呢。他摆脱弟弟和妹妹的纠缠，来到校园里。

校园里万籁俱寂。阿明和景子早到了，他们三人隐蔽在校园一角的树林后边。

过了一会儿，突然一种怪声传到他们的耳边。

“呜儿——”、“呜儿——”的金属声轻微作响。

这时，一个奇怪的飞行体在校园上空 200 米高的空间，隐隐约约地出现了。

“啊，飞碟！”

阿实从木然呆视中清醒过来，本能地喊出声。

看！一团苍白的磷光闪闪夺目，笼罩着这个飞行体。呀，这和图书中看到过的飞碟多么相似啊。

三个孩子惊恐万状，高声叫起来：

“救人呀！”

阿明吓得拔腿就跑，他身旁的阿实跟着也要逃跑。

这时，从飞碟的顶部伸出一根长管子，像一条绿色的翡翠长蛇一般，弯弯曲曲地蠕动着。管子的前端向阿明逃跑的方向伸展过来。

“嗖”，一道阴森森的寒光从管子的前端闪烁而出，缠住了阿明的身体。这一刹那间，阿明被绿色的光团吞噬到其中，消形匿迹了。

阿实放声大哭，他身旁的景子已经吓得颤抖成一团。

飞碟向他们平稳地飞近，就好像一个飞行怪物在空中滑行。

“救命呀！”

阿实和景子二人吓得紧紧地偎靠在一起。这时，从飞碟上再次放射出绿色的光芒。

两个孩子被罩在光团之中，渐渐地意识模糊，不省人事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阿实苏醒过来了。原来他没有死。当时，一团绿色的强光向他们袭来，他心里想：这回可完了！紧接着就昏了过去。可是现在，他又觉得自己可能是已经得救了。

阿实从地上站起来，活动一下自己的头颈，又弯了弯两只胳膊。奇怪呀！浑身没有什么损伤和不舒服的部位，就连一点烧伤烫伤也没有。他环顾四周，环境没有半点改变。他往地面上一看，景子倒在了他的附近。再看对面，阿明倒在那里。现在，他还记得很清楚，刚才阿明遭到绿光的袭击，瞬间就像被蒸发一样消失了。这确实是事实呀！

“啊，啊，我，我到底是怎么啦？”

这时，倒在地上的景子站了起来，身子乱晃，总有些站不稳。离他们 50 米外的阿明也同时站起来。

他们圆瞪双眼向周围惊视。这一带已经见不到飞碟的踪影，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可是，刚才他们看到飞碟的那段惊险经历，依然留在脑海里，时时泛起惊心动魄的波澜。因为他们不仅是目击者，而且飞碟放射的绿光还直接袭击了他们。

一场虚惊后，他们三人都安然无事了。

“回家吧。”景子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
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阿实对父母说要去赶庙会。他和两个小朋友分开后，在归家路上的食品店里，买了一些巧克力糖。他心里在想：如果把这巧克力糖送给阿正和良子，他们该多么高兴啊。

阿实到了家门口，使劲地按响门铃：“我回来啦。”

“噢，你——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母亲惊异地看着他，奇怪地问。

“我回来了，庙会可真有趣哟！”

阿实说着，就向自家的房中走去，可是母亲却拦住

了他。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怎么能随便跑到别人家里，不行啊！”

“别人家？妈妈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”

阿实有点惊慌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可真奇怪！

这时，从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弟弟阿正和妹妹良子跑了过来。

“喂，阿正，良子，我给你们买来礼物啦。”

阿实要把巧克力糖分给弟弟和妹妹。可是，两个人反倒跑到母亲的身后躲藏起来。

阿正问道：“妈妈，这孩子是谁呀？”

“我也不认识呀！”

听母亲和阿正说这话，阿实赶忙插嘴说：

“妈妈，您说什么呀？是我，——我是阿实！”

阿实骤然间心急火燎，焦躁不安。

“我家没有叫阿实的孩子，你大概走错人家了吧？”

母亲完全把自己的儿子忘记了。人世间竟能发生这种怪事！

“妈妈！”阿实满腔悲痛，终于放声大哭起来。

看到阿实哭得实在可怜，母亲安慰他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一定弄错了吧。多可怜的孩子！”

母亲对他的态度越慈祥，阿实就更加伤感。在他的心头萦绕着一个百思而不得一解的谜团：也许有人给母亲施用了催眠术，使妈妈竟忘却了自己还有阿实这样一个儿子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连阿正和良子也把自己忘得一

干二净了。这可真是天大的怪事！

这时，电话铃声打破了这僵持的局面。

“噢，来电话啦。”

母亲对阿实说了一声，就走进内屋去接电话。

“喂——，喂，什么？阿实！我们家没有叫阿实的孩子呀。哦，请您等一下。刚才我家来了一个孩子，他说他的名子叫阿实，可能就是您要找的吧。”

母亲的声音从装有电话的厨房里传出来，他听得很清楚。过了一会儿，母亲接完电话回来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有人往我家打电话来找你。打电话人的名字叫宫口景子，你认识吧？”

听了这些话，阿实心情豁然开朗，郁结在心头的苦恼开始烟消云散。啊，景子给我打电话来啦。从这点看，我没弄错，这里确实是我的家……

母亲让阿实到内间去接电话。阿实进屋一看：啊，这真是自己的家，半点也没错呀！

他拿起电话筒刚一通话，景子“哇”的一声哭叫，在他耳边震响。

“怎么啦？景子！”

“我……怕呀！我……两年后就死啦。这是爸爸、妈妈对我说的呀。是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去的……”

此时的景子好像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一边讲一边抽泣。孤独凄凉之感，使她把阿实当成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。

“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说你死了？”

“连爸爸、妈妈都把我当成鬼一样来看待！他们说，我是在两年前的一次交通事故中死去的。现在，我的灵牌还摆在家里的佛龕上呐。”

她对阿实说完，又“哇哇”地哭起来。

“你忍耐一下吧，我的情况也是一样。我一回家，母亲 just 说不认识我。她说家里根本没有小田岛实。”

看来，在景子那里，仿佛也同样发生了这种怪事。这时的阿实已经完全明白了。他想，我一定要坚强起来，不这样是不行的。

“妈妈，再见！”

他向母亲打了一声招呼，跑出了家门。

夜阑人静，他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总有一种空旷冷清的感觉。

景子的家就在前面。这一带是繁华的市街，来往的人很多，车水马龙日夜不息。

这时，他忽然听到“呜儿——”一声怪叫，立即抬头仰视天空。啊，飞碟又来啦。

“呀，了不得，飞碟！”

刚才遭到飞碟袭击的痛楚之感不觉油然泛起，阿实失声大叫。这声音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，过路的女人听到后，向天空看了看。阿实想，她看到飞碟一定害怕了吧。可是，却出乎他的意料，这个女人看到飞碟后，毫不惊慌，更没有发出悲鸣式的尖叫，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步履轻松地走过去了。

阿实目送着飞碟在想，究竟这个飞行怪物飞到哪里去

呢？这真是一个难解的谜呀。他心中暗自寻思着这种种疑团，不觉已到景子的家。

景子的父母呆在家里，他们正襟危坐，老泪纵横。

“景子复活啦，这不都来到我们面前了吗？”母亲用围裙擦着眼泪刚说完，父亲接着搭腔说：“我真不敢相信。但确实是景子呀！我连一天也没忘掉我那可爱的女儿啊。”

阿实走进屋子。他们家的人处在极度兴奋状态之中，都没有发觉阿实进来。

房间的正面放置着佛龛，景子的遗像两年前就摆在这里了。

“噢，景子。”

“阿实，可糟啦。可能咱们身上发生怪事了！”

见到阿实，景子就激动地讲起来。并用求救的眼光盯着阿实。

“我——，太可怕了！他们说两年前就死了。”

“我呀，情况不比你好！母亲对我说，家里根本没有我这样的孩子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完全一无所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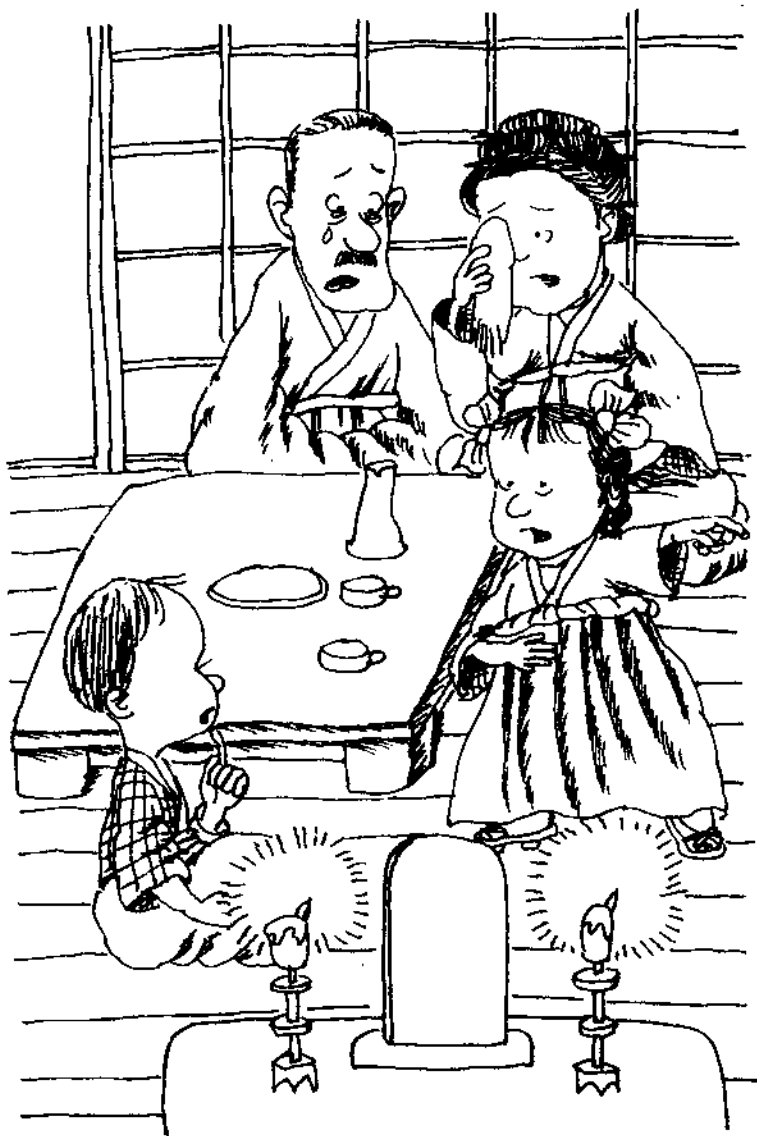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外面响起了脚步声。从那嘈杂声里可以判断有几十个人。

“不好！”

“快与警察署联系！”

杂乱的人声使这一带失去往常的平静。一阵“咕咚”、“咕咚”的可怕巨响像地震一样，使整个房屋都震颤了。

景子的父亲从座位上站起来。阿实迅速地跑到门口。



父亲拉着母亲和景子也跑了出来。

大地已经停止摇荡。刚才还寂静的街道，现在已是人山人海。

“喂，怎么了？”

“一个实验器落在神社附近的幼儿园里！”

阿实唤住正在奔跑的人想问明情况，那个人这样说了
一句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实验器究竟是什么呢？阿实疑惑不解。景子的父亲突然跑起来，大声说：“喂，去看看吧！”

景子的父亲分开人流向前跑去，阿实和景子也随后紧跟上来。

到幼儿园去，有一条经常走的小道。阿实和景子走进这条只有自行车才能通行的小巷后，突然奔跑起来了。他们在小巷的尽头处转了个弯儿，来到神社的背后。再向前走，就到了幼儿园。

这里是神社牌坊的对侧，此时除他们两人外，空无一人。

“啊！”

阿实和景子从杉树后面出来的时候，几乎失声喊了起来，他俩吃惊地站在那里。原来，那个飞碟就坠落在这神社毗邻的幼儿园里。建筑物被撞得七零八落，近旁的树木也被砸得干断枝折。

“飞碟坠毁啦！”阿实情不自禁地喊叫着。

啊，原来说的事故就是指这个呀。那么，人们说的实验器，一定就是指这架坠毁的飞碟啰。

总算万幸，它没落在神社这面。如果坠毁在牌坊这边，赶庙会的人不知要砸死多少啊！

“再到那边看一下吧。”

阿实穿过杉树丛，向前走到飞碟的近旁。从这边一看，聚集在牌坊附近的足有几百人，他们在那里前后左右地仔细观望着这架坠地的飞碟。

“诸位先生，请后退一下，劳驾诸位，请后退一下。”

警察署的人手提话筒大声喊叫着。

身兼幼儿园园长的神社神官先生被警察署来的人围在中间。往日里，他都穿着普通的衣服，今天晚上是庙会，他换上了全副神官的装束。

“噢，实验器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它的姿态总感到奇怪。在天空中摇摇晃晃，很不稳定。所以，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。打不通，我就叫附近的年轻人去给你们报信。很遗憾，终于没来得及呀。”

园长先生的话传到了阿实和景子的耳边，他们从树后看得很清楚，有十来个人从神官的身旁跑过去了。这些人都穿着消防队员的服装，他们跑到坠落的飞碟旁，一起搭上梯子准备攀登。

阿实从杉树后面走出来。这时，一张熟识的面孔出现在景子的对面。啊，这不正是阿明吗？

“喂，阿明！你也来看坠毁的飞碟？”

阿实走近阿明身旁，向他搭话。可是，阿明却神态异常，陌生地反问阿实：“嗯，是啊。您是哪位呀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”

听到阿明的反问，阿实打了一个寒噤，就像被一盆凉水迎面浇来。这和母亲的表情多么相似呀！他看阿明的神态，好像和自己从来不认识一样，完全是一副陌生人初次会面的举止。

“阿明，你仔细想想呀，我是阿实啊！”

“阿实？我不认识呀！你……”

这时，景子从另一棵杉树的后面走出来，对阿明说：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刚才我们不是还在一起的吗？”

阿明看到景子，吓得连忙后退两步。他步履踉跄，几乎要跌倒，那惊恐的样子，简直像看到怪物一样，显露出害怕的神情。

“啊，你！你在骗人。景子早就不在人世了，她两年前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去。”

阿明圆瞪着双眼，用力地摇晃着头。

这时，“哗”的响了一声。对面的消防队员正搭梯子往飞碟上攀登。他们已打开了人口的圆屋顶形门。

阿实已经不再以奇怪的心情来揣摩站在他面前的阿明的反常态度了。他的注意力早被这架坠落的飞碟吸引过去。他心想，从飞碟里可能会出来什么呢？难道真能出来宇宙人吗？他满腹疑团，两眼紧紧地凝视着。这时，消防队员们进入舱内，从飞碟舱里背出了两个男人。

这两个人被放上担架抬到他们这边来。阿实虽然在杉树后藏身，但他一看到抬过去的一副担架，就本能地跳了出来。这是因为，他看到担架里躺着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。

“爸爸！”

阿实拼命地向前挤着。他看到父亲的额头上受了伤，流了许多血。于是，在他的脑海里泛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可能父亲已经死去？

阿实继续向担架跟前挤，心里在想着：父亲为什么乘坐在飞碟上呢？他无法解开这个谜。

“喂，来吧。”

一个警察来到阿实的近旁，向他搭话。

“我是阿实……”

阿实刚一说话，警察就点着头接过了他的话：

“知道了。你不就是提出异元计划的小田岛博士的儿子吗。”

所说的“异元计划”到底是什么呢？阿实一无所知。他的父亲确实是一位博士。在班级里，父亲有博士头衔的孩子，唯独有他一个人。

“把我的朋友也一起带去，可以吗？”

“嗯，可以。”

警官这样说着，就把他们带到救护车上。救护车里，小田岛博士躺在担架上，完全和死人一样。

“我父亲不要紧吧？”

“嗯，是飞碟坠落时摔的。震昏过去了，马上就能苏醒过来。”

救护车上的救护队员们向他作了解释。

救护车鸣着警笛在马路上疾驶。突然，阿明在车上喊叫起来：

“让我下车吧，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呀！这伙人我都不认识。那个景子是两年前就已经死了的人了……”

阿明百般折腾着，他的嘴里不断地絮叨着刚才的那些怪事，但无论如何他也无法走脱。他现在已经和阿实与景子一起被载在飞驶的救护车上，司机和车上的警官就像没听到他说话一样。

“叔叔，异元计划是怎么回事？”

阿实经过一番犹豫终于决心打听一下。刚才的那位警官听了却显出一副奇怪的表情。反问他道：

“小田岛博士的儿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在家里，父亲从来不谈研究所里的事。”

阿实心想，现在如果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，那将是很不合适的。所以，他显得若无其事一般。

“实验器的事，你在新闻报道中可能也知道一些了吧。这是你父亲研制的呀！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有个近邻，是一个异元世界。我们向那个异元世界发射实验器，考察各种情况。结果，那个异元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非常相似呀！这件事现在已经很清楚啦。”

警官说到这里，阿明又叫喊起来了。

“让我往家打个电话吧。那时，你们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伙人我都不认识。那个景子啊，她也许是个鬼呢！”

阿明显出非常害怕景子的神态。

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啦。等到了那边，一定也请你的父母来。”

警官漫不经心地敷衍着。

救护车疾驶了 30 分钟左右，开进一个大门里。里边有一片宽阔的场地，矗立着高大的楼房，一架飞碟停在机场上。

啊！这里仿佛是一个飞碟基地。

用担架抬走小田岛博士后，阿实他们三人被带进大楼的房间里。在这里虽然只等待了一个小时左右，但大家却感到时间过得非常漫长。

“请来吧。”

总算来人了。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来叫他们，三个人跟在后面走进了这个房间。这里很像是一个研究所。据来的人说，就是在这里发射飞碟去执行异元计划的。

他们走进走廊尽头的房间，阿实“啊”的喊了一声，吃惊地呆住了。房间里有张床，父亲正躺在床上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又有一个阿明站在父亲的床边。

啊！可真怪。怎么又出现一个阿明呢？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

“啊，阿实，景子，你们好啊。我们又见面啦！”

站在床边的阿明兴高采烈地走过来。突然，他发现又有一个阿明，脸上立刻变了颜色。

“啊，你，你是谁？”

“那，那么，你又是谁呀？”

在两个阿明互相怒目而视的时候，小田岛博士从床上坐起来了。

“很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

阿实跑近床边。正好，母亲、阿正和良子也都坐在这